

香港 温瑞安 著



温瑞安

言情
小说系列

WENRUINYANQINGXIAOSHUXILIE

一小时放縱

HCH

花城出版社

3

3

一小时放縱



花城出版社

温瑞安

言情
小说系列

WENRUIANYANQINGXIAOVELL



责任编辑 冯沛祖
封面设计 郭 炜
封面题字 温瑞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瑞安言情小说系列/温瑞安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8

ISBN 7-5360-3437-7

I. 温 ... II. 温 ...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0218 号

温瑞安言情小说系列 (1-3)

温瑞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番禺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3 印张 6 插页 760,000 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60-3437-7

I·2839 定价:39.00 元(全 3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温瑞安的小说世界

(原香港敦煌版《雪在烧》序)

周 石

这个小说集给读者一个机会，一个更深认识温瑞安的机会。

我一直认定，只有好的或不好的小说，而没有好的或不好的武侠、爱情乃至什么类型的小说。因为，小说就是小说。

有个初入行的记者问我，怎样才能把新闻写得出色？我说：窍门只有一个，把握住翔实材料后，你心中起码要有两个以上表达该段新闻的写法，选择认为最好的一个，放胆落笔。

假如两位小说作者，同时想到一个男女感情纠缠的故事，结果，专写武侠的将之写成侠士与无助村姑，而在另一位笔下，则成了现代都市中警探与孤女的爱情。

我不同意说两种写法各有千秋。因为，小说艺术的极致已绝对完美，最好的只有一个。

自我定型，困在自己造成的框框中，跳不出来，是相当可悲



的。

一位好的小说家应该如同武术大家那样，娴熟各派武技，将之融会成为自己肢体的本能，遇敌之际，于电光石火一瞬间，使出最适当的一招。

回头来说温瑞安，在这个集中使用十一种不同的小说技法与形式，他在自序中说得洒脱——只为了“好玩”。

列位读者，您千万不要给他骗了。

我确信，他绝非为了“好玩”，更不是刻意炫耀，他只是呕心沥血的，凭他的功力把每个故事给予最完美的处理，态度严肃，而历程是虔诚地走过。

温瑞安做了中国许多小说家穷其一生所没有做过的事。

读这个小说集是一种福气。

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九龙荃卢



十分聊斋·一分梦蝶

(原台湾希代版《温瑞安回来了》自序)

在香港，我是“写武侠小说的温瑞安”。其实，这是近年来我的“武侠包装”。不过这部书绝非武侠小说，所以赶快作以下的“自我介绍”：早在念初一的时候，我已搞“绿洲文社”，并且，从大马到台湾，办了十四年诗社，出版过文艺性刊物、学术性杂志、还有纯诗刊。屈指一算，曾在大马，替《蕉风月刊》、《绿洲期刊》、《学报》等杂志编过好几期“小说评论专号”、“诗专号”、“美学批评实验”、“心理精神分析学”等专题，而在台湾，出版过好几部个人诗集、评论集、现代小说集与纯散文集。这都是不同的“包装”。为什么要提“当年事”？很简单，表示自己“多才多艺”，非独沽一味武侠小说也。提起这些有何好处？为自己出版这部“文艺小说”和将来出版许多不同类型的作品铺路也！

“多才多艺”不见得就是好，也不见得就“好销”，最简单的譬如：蜈蚣多足，却不如蛇行之速。但创作多样化也有一个好处，随时可以卖武不成改医跌打，铺瓦不行干挑水，古代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引不起现代读者兴趣时，可改在推理小说里杀人破案；当出版诗集要自掏腰包时，可卖小说电影版权“帮补帮补”；当发觉恐怖小说太过残酷时，可写写文艺小说怡情养性；



当发觉流行小说被道学家不屑一顾时，可板起面孔充学者跟他们讨论“神话原型”。“多才多艺”虽未必好，但肯定好玩。

而且还很好玩。

这里要交代一下这十一个不同类型小说的写作时间、发表地方。爱情小说《乍逢》，写于一九七三年，那时我还在大马，刚刚开始我那为期一十三年没有结局的热恋，《乍逢》的布局有点“不幸言中”，真是大吉利是。是篇发表于当地唯一长期出版的纯文学月刊《蕉风》，篇中所引录的诸句，是我那段时期“白衣四记”（即“惘然外记”、“恍然外记”、“依然外记”、“茫然外记”）组诗的句子。整篇小说，不过都在描述乍逢时刹那间的情怀激荡，往日的重现，今日的惆怅。

武侠小说《结局》，则同属七三年作品，那是中学毕业，还未赴台，却在从不刊登武侠小说、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的《中外文学》月刊上发表。十年后，这篇约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被我在香港改写为十万字的长篇，名为《杀人者唐斩》，已经发表和出版。这其实也是篇“反武侠小说的小说”，更是“反英雄的英雄故事”，运用不同的技巧，大量地描写心理和景物，最后物我交融为一，并一反一般小说的格式，一开始，就道破了结局，到结尾，再重复与破题了一次。另外一篇《雪在烧》，却是近期作品，发表在台湾纯文学性刊物《联合文学》。

《游魂》是一篇“诡异小说”，它之所以“诡异”，是它触及到人的内心某些“禁地”，而非非人吓人鬼吓鬼人吓鬼鬼吓人的所谓“鬼故事”。当其时，是一九七四年，我赴台念书，不到三个月，即休学返马，心里头有着许多激荡与不平。此文也发表于台湾《中外文学》月刊。《凿痕》写在同年，那座山“确有其山”。那个历程，我们真的遭遇过，那些同伴，每一个都真有其人，只不过，在过程的描叙上，略夸张了些、更强化了些，也因为如此，象征意味也就更浓烈了。结局当然也不一样，否则，我



也不可能活着写出这篇“冒险小说”来了。这篇小说刊在台湾《中国时报》人间报，并收入时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大展》内，发表时。反应相当热烈，日后我创办“神州文社”，有不少基本社友，都是这一篇小说的读者，因《凿痕》而对作者镌有“印象”。

《壁钟》是恐怖小说，侧重在心理上——更高层次的写实，这“恐怖”是人性的，跟“游魂”其实是一题两写，谈不上有太大的分别，刊于《中外文学》。《大哥》是文艺小说，用较“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观点，从假象里烘托出真相，然而真相往往是一点也不“文艺”的。这篇小说，发表在《文艺月刊》。《处境》可以说是寓言小说，抑或是象征小说，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小说，同样的事件、人物，被“逼”三个迥然不同的“处境”里，从而去观察人性上的冲突与矛盾，发表于《蕉风月刊》。细心的读者自然会明白它要说的是什么，当年我在台湾数度交出这篇稿，却没有什麼刊物“敢”发表。《午夜》是一篇反小说小说，它打破了小说的时空和形式，在结构上一反小说的条件，不注重情节与故事，但，它本身仍是小说，并让读者坠入了一种魔幻式的描绘和境遇，这种小说，一旦控制不好，过火即流于时下的鬼怪小说，不足即成为矫揉造作。这其实是《游魂》的再版，不过是“新版”，再加上了前所未有的意思。有趣的是，这系列小说中所写的人，所述的事，容或略有夸张，但确有其人，真有其事。这三篇小说，全是七六年时代的作品，那时约莫在十二三年前，才不过廿岁前后，幻想力天马行空，创作力不甘雌伏，偶作惊人之语，兼持不新不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对文学艺术的一种自许与抱负。

《酷刑》和《叫飞雪停止》一为科幻小说、一为推理小说，摇身一变，眨眼间已是十年后的作品。《酷刑》发表在《黄金时代》。《叫飞雪停止》刊登在《清秀杂志》。其间，当然还有很



温瑞安言情小說系列

多小說，未被收入，譬如魔幻小說《鬼魂電話》、散文小說《天火》等等。當然，還有很多的小說，譬如現代武俠小說系列中的《台風》、《天台》等篇，已收入《今之俠者》一書里，愛情小說系列中的《鬧劇》、《晨夕》等篇，收入《浮名》一書里，當然不能一一盡述。這兒所展示的是我小說里十種不同的“面貌”，同時也讓自己照照鏡子，到底是豬八戒還是鏡花緣？十分聊齋，還是非常夢蝶？究竟是自暴其丑，還是顧影自憐？到底鏡里朱顏秀、還是朝如青絲暮成霜！

一九八六年五月廿九日凌晨與方、
傅會於北京樓簽約後。

校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國忠
邀約在馬來亞大學演講。



目 录

序 温瑞安的小说世界	周 石 1
自序 十分聊斋·一分梦蝶	3
凿痕	1
酷刑	30
报告	38
一小时放纵	48
扫出来的兴	69
好戏	72
齐谐	83
天火	97
午夜	108
行尸	117
壁钟	124
处境	131
游魂	146
密林烛光	155
几十年前的鬼故事也!	162
叫飞雪停止	169



杀人的主动	178
被杀者	197
不想死的自杀者	217
杀死雪山飞狐	261
杀人者死	287
杀人者	295
杀人	306
后记一 七个杀人的故事	313
后记二 扬眉剑出鞘	316



凿 痕

1. 左边的路

于是我们作出最后的决定：往左边的路去！左边的路是短短数十尺，数十尺之后便是黑糊糊的一片，世界上绝没有人，没有人能有一双透视它的肉眼：那顶上是一大片黑压压的大森林，黑得比黑还深，从林外望去，隐隐觉得林边的一角被树枝所分解了的天，既蓝不蓝既黑不黑，说不尽的幽异可怖。这条路一到林内便被黑暗吞噬了，没有人知道林内仍有没有路，路上有些什么；但我们还是选择了这条路，因为右边的路，是向上倾斜而且四面是高过人头箭一般的茅草，从这儿望过去，像是永远没有尽头。这条路给潮湿的，它略略向下倾，左右两条路之间，一块幢然的黑色巨石，分隔了它。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上山的路了，都没有办法找到源头，如果我们不想走回头路的话，必定要作向下探索的决定。想来源头是不远了，可能就在这座山麓。一轮圆得怪异的冷月贴在青黑色的天上，看着我们。我们是为寻找水源而来的。

我们的确是为寻找水源而来的。地点是在某地的东部山区。我们这几个人——一个职业作家、一个书记、一个织蓆厂工人、



2

一个电油站职员、一个开拓农场的助手、一个学生、一个杂货店伙计——就这样决定来找这水源。“这条水源很怪异。”哥哥说，几个人都随着他手指，看着那条潺潺的河流，“的确是奇怪；它的源头是在主干山脉后面 Kongkit 部落野人族的圣水，据说在那儿的水清澈无比，进口生香，部落中一切祭礼，都在这道水流源头上举行。奇怪的是它穿过主干山脉后，河水变得这般浓浊，而且凭流水的势道这般急速来看，比它的源头“溘河”至少还要急二十倍，而更奇怪是这儿附近又是平原地域，河水没有理由变得那么急。所以我有两项假设：第一，河水在半途受到阻塞；第二，它在上流汇集了另外的支流——也许不止一条。但照地图所示，它流过主干山脉一带并没有任何流布于附近……而且，这条河流与名游泳胜地“石山水”的下流二里左右相接，你们看，流到这里的黄水与“石山水”的清水交流着，不但急，而且连声音也不同于一般河流的——”要找这水源就必须穿过森林，顺着河流直达高山，大概不超过三天的时间便可回程。于是就是我们——六个结义的弟兄——在忙碌的城镇里忽然宣告休假，来寻找我们的河。

我们确是要找到这条河的。我们带足了五天的粮食，自山肢下兄长的寓所出发。——“就这样向上走去，如果翻了一座山仍找不到源头，可能又得再攀上第二座山，山山相连，便是主干山脉了。但我想不会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就算抵达 Kongkit 部落也不过四天的行程，不过不需要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只要知道水流在何处翻起黄泥，何处受到大堵塞便行了。”哥哥指着上面的山，山翠蓝成一步，我们仰望着，“你们可能半途与水流失了联系，记住，伏地听听水声，然后有信心的向前走。”就在出发前一晚，蓝元就在哥哥寓所里病倒了，无论如何，依照病情我们是不能让他和我们一道去的，他在床上苍苍着脸伸出苍白的手，喘息着说：“我虽没去……我的魂魄已跟你们去了……我就



在这里，等你们回来……”他是在我们之间身体最健硕的人，但脸色比谁都还要苍白。他的手颤抖的伸着，热切的眸子张得大大，一阵高热时的迷茫与狂乱呈现于他眼中和双颊上。我们扶着他的手，沉痛哀怜的点了头。

于是我们上了山，白天晚上都在赶着路。我们沿着河流直上，许多意料不到的事都逐一发生了。首先是我们穿过一片丛林后，出林时已再找不到流泉了。我们误打误撞的找了一个大白天，到半夜时从睡梦中乍醒过来，听到水流声就在不远，于是又与河流接上了关系。在白天时追随流源走了一段路，又因地形的变迁而失去河流的踪迹，到了晚上却又听到它淙淙淙淙的流动着唱着歌，就在不远处，于是这促使我们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另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是：开始的一天里还可以遇到一些马来人的村子，到第二天是沙盖人的村落，但从第三天晚上起，我们已经到了一个人迹全无，只有野兽和大森林的世界里。我们虽都没有爬山经验，但我们仍要坚持找我们的水源。奇怪的是，越走入这森林里，更荒无人迹，而且是草与林及野兽的世界里，我们浑身的血液越发加剧地流动起来，且忘了一切地要更深入，像是原始人听到鼓乐的召唤，疯狂的叫嚣起来，狂舞起来……

路是越来越难走了。所谓“路”，只是草丛被前行者踏陷下去的所在，便是落脚的地方。我们顺着路走，路好像没有完似的，无论是上山下壑，它总有这么一条路，有时被山藤或草丛中断了部分，再走下去，它又在前面出现。于是在我们心中都有着这份感觉：以前必有人找过这一道水源，一定有人来过的，走出这条路，但他们是誰呢？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找过这道水源的。而这条路，与水流的声音，一直以一种令人兴奋而紧张的神秘，诱惑着我们前进……

第三天我们走到这里，一处向上的茅草堆，一处向下的丛林区，我们不愿分散人力，所以只好选择了左边的路。



2. 山下的路

那轮惨青色的黄月，冷冷的贴在青黑色的天空上，在树叶与树叶间，歪歪斜斜的把光芒撒下来，罩住我们。我们抬头上望，这轮跟随了我们三天，愈渐成圆的月亮，缺口处还镶着新伤般的惨青。我们正往斜坡下走去，我用力把腰间的皮带扎紧一些，让背后的皮囊紧紧贴在身后，殷平的声音忽然响起：

“老大，水声还是那么细细碎碎的，只怕这条路也不大对劲的罢！”

我蹙眉想了一阵子，张恕却在我身旁说：“别三心两意了，这条路得要仔细走。”

而在此时，月亮忽然不见了，顶上的树林叶子，忽然间浓密了起来，每一方尺土地都有树木生长出来；树木都竞相向上延伸，不但遍布高大的乔木，也有矮矮的灌木林，在漆黑一片的夜里，我们十分难行。殷平喃喃地道：

“吃了，吃了，月亮给树吃了。”

我忽然觉得殷平的说话态度不甚正常，以他平时的活泼冲劲，是不可能作如此歇斯底里的喃喃自语的。两天以来他还生猛得像头大马猴，今天行动却古怪起来了，爬山时也从前面落到最后面去。我也听见廖建在埋怨说，“晚上这种地方真不好走，要是白天呀，哼，就谁也不怕！”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恕一矮身原来左脚已没入泥沼中了，前面的黄辛眼明手快，一伸手拖住了张恕的右臂，连拖带拉的把他拔出来，一面粗声嘀咕着：“呸！如果是白天可以听见水声，我们走夜路干吗？驴！”这行人中，爬山经验及活动能力最强的，要算是他，他的身体最粗壮，所以也背最多的行囊。“停止！”我们在这粗密的林中忽然止了步，黄辛那声给扭曲的叱喝怪异地在林中回荡着远远的传了开去，又冷



不防地从身侧激荡出来，我也给唬了一跳。周清跑上前去，揩着汗问，“什么事？什么事？”黄辛指着这条小径。随着小径望过去，这路却自灌木丛中消失。黄辛用木棍拨开树的枝桠与叶，小径又出现了，原来灌木丛边是一个更大的斜坡，近有九十度，嶙峋的怪石到处都是，十分危险，且有数百尺深，随电筒射去，小路却重现于坡下铺满落叶的地上。天上月芒，全被树叶遮去，天地漆黑一片，只有一二声刺耳的虫鸣，就在耳际响起。这时候爬下这样的山坡，一失手间，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的。黄辛用手电筒照着山坡，皱眉望着我，我咬着唇，断然道：“爬下去。”黄辛吭也没吭一声，翻身已落在斜坡中，沿着青苔的石块，一步步向下退。我说：“要小心啊，石块都松滑得很。”说着也往下爬，黄辛却道：“不要紧的，别人能爬过此地，我们当然也可以做得到，你们先别下来，我爬下去后你们把行囊扔下来，我可以接应，这样会安全一些。”声随语落，他已灵活得像猩猩一般地爬到半山。殷平说，“如果爬下去没有水源，爬了也是白爬。”张恕在一旁冷冷地道：“如果怕爬山，怕走冤枉路的话，就根本不必进深山找水源了。”周清却向山下大嚷道：“喂，大猩猩，你别傲，你可以爬我们也能爬，不用你接应。”说着便翻身爬下去。十分俐落。我们也跟着爬下去；要黄辛一个人辛苦，那是不公平的。

这条山坡路十分危险，一路是又滑又湿的黑石头，长满了青苔，又松又黏，一失手即坠下去。殷平走在最后，但经过一番努力后，我们都抵达了山坡。这山坡仍然是倾斜的，树木参天，黑黝一片，奇怪的黄辛一声不响，静立在黑暗中，像一座山。我们一到山坡，气息尚未喘过来，我跑到黄辛处，正想问他，他忽然大叫起来，“你听！你们听！听！听听！听！”

我们看到黄辛激动的脸容，都静了下来，一旦静下，只听见那河水，河水的声音竟然近了许多，自我们入山以来，从来不曾



听见过这么近的水声，而且水声极大，它不像只是一道河水，而最少是一道万马奔腾的瀑布，在翻滚，在呻吟，在咆哮，在诉说一切的不平，在激起一场战争！这河流的声音在静静的林中魔一般魅一样地吸引着我们。殷平忽然回复他两天前小学生般兴奋喜悦的神态，跳起来叫着：“爬下去！爬下去！不远了！不远了！”

我们像着了魔似的往黑暗处乱窜，无论是错落的步伐或是蹒跚的步伐，我们已无暇加以理会，前呼后拥的只向水声处冲，水声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我听到殷平喘着气说：“那仿佛是我的血液在流动。”但一说完这句话后我便听到一声惨呼，殷平的身形忽然一沉不见，我在疯狂的疾奔中猛歇住前冲的身形，那急速的一抓却也未能及时抓住他下沉的躯体！而正在这时，黄辛在前面大叫：“没有路了！”但一听殷平的惨呼声他就转身奔过来，周清把手上的电筒照过去，只见殷平已滚落在数十尺下的另一山坡上，他刚才站立的地方原来是土松了的山沿，只是被一大堆灌木丛遮蔽着，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是近在山崖的。殷平扑倒在地上，那里的树木忽如其来地稀疏了，惨异的月光冷冷的筛下来，他的呻吟也跟着传了上来。廖建沉喝一声，正欲爬下去拯救，我喝道：“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莽撞！”我转向黄辛说，“你和我下去，救他上来。”月亮映照下，他多皱纹而沧桑的脸正像刻画着无数深奥的谜，他忽然说：“一齐下去罢，路就在下面！”我转过头去，随周清的电筒光芒，殷平蜷缩的身子，正伏在一条细小且极不易辨认的小路上。原来路就在这山坡下！

3. 血路

我们迅速的爬下去，黄辛毕竟比我先一步，我走过去时，他已扶起殷平，我刚好望向他，他也抬头望向我，满面沧桑的肌肉每一寸都在难过着，他说：“老七晕过去了。”